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梭罗集 (上)/(美) 塞尔(Sayre, R. F.)编;陈凯等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2

(美国文库)

书名原文:Henry David Thoreau: A Week, Walden, Ma-  
ine Woods, Cape Cod

ISBN 7-108-00882-3

I. 梭… II. ①塞… ②陈… III. 散文-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442 号

编 者 [美] 罗伯特·塞尔  
译 者 陈 凯 许崇信 林本椿 姜瑞璋  
校 订 者 许崇信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375  
字 数 45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 目 录

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 .....	1
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 .....	357
缅因森林 .....	661
科德角 .....	945
附录 .....	1149
年表 .....	1151
文本注释 .....	1165
注释 .....	1174
索引 .....	1198

在康科德与  
梅里马克河上一周

2

昔日与我同舟，而今驶向何方，  
你攀登更高的山岭，  
溯更娟秀的河流而上，  
做我的缪斯吧，我的兄弟。1

3

我驶向，我驶向遥远的海岸，  
遥远亚速尔群岛的一座荒岛，  
凄凉的港湾贫瘠的沙滩，  
那里有，那里有我寻找的宝藏。

我乘风扬帆航行在一条河上，  
去发现新的土地、新的人民和新的思想；  
海角天涯景物历历如画，  
千难万险令人心惊胆寒；  
然而当我回忆经过的地方，  
回忆映入眼帘的山川，  
你像是唯一永恒的岸，  
无人绕过、无人漫游的海岬。

他用倾斜的堤岸锁住河流，  
河水在不同地段部分渗入土壤，  
部分流入海洋，在平原上  
更加自由自在地奔流，浪涛拍岸。

## 康科德河

“在低矮的小山下，随意穿过宽阔的河谷，  
蜿蜒流淌着我们的印第安小河，  
它念念不忘印第安男人和妇女，  
犁耙常把他们的烟斗和箭头从地里掘出，  
就在这儿，用新砍倒的树盖起一间间松木房  
取代印第安部落，农夫们安家落户。”

爱默生<sup>2</sup>

---

马斯基塔奎德河，或称草地河，虽说可能与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一样古老，但直到 1635 年它的草地和鱼类声名远扬吸引了来自新英格兰的移民，才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那时这条河有了另一同类的名字康科德<sup>\*</sup>，它取自在河畔建立的第一个种植园之名，该种植园似乎是在和谐安宁中创办的。只要这儿绿草如茵，流水潺潺，它便是草地河；而只有当人们在两岸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它才是康科德河。对于一个灭绝了的种族，它曾是供他们狩猎、捕鱼的草地，而且对拥有大草地的康科德农民来说，它至今仍是四季常青、每年提供干草的草地。因为

---

\* 英语 concord，意为“和谐”。——译者注

我喜欢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且看这位研究康科德的历史学家的论述：“这条河的一个支流发源于霍普金顿，另一支流则发源于威斯特巴勒的一个湖和一处雪松沼泽地”，<sup>3</sup>在霍普金顿和索斯巴勒之间流过，穿过弗雷明汉，而在萨德伯里和威兰德之间穿过的那段河流有时被称为萨德伯里河，它在康科德的南部流入该镇，当它与诺思河即阿萨贝思河——此河的源头在西北方稍远处——汇合之后，在东北角流出，于贝德福德和卡莱尔之间流过，穿越比勒里卡，在洛厄尔流入梅里马克河。夏季在康科德镇，该河有4至15英尺深，100至300英尺宽，可是春季河水泛滥，淹没两岸时，有些地方河宽几乎达到一英里。在萨德伯里和威兰德之间，草地最为宽广，一旦遭水淹，形成一个又一个浅浅的春湖，美如明珠，引来无数鸥和野鸭。就在谢尔曼桥以远，这几个城镇之间，河段最宽阔。当阴湿的3月某一天刮起大风，水面深色的波涛翻腾起伏，远处河水与桤木沼泽地相连，另有枫树如烟，隐约可见，这河面就像个小休伦湖，未出过海的人在此荡桨驾船无不心旷神怡。萨德伯里河岸是有一定高度的缓坡，这个季节在沿此岸而筑的农舍俯瞰河水，美景尽收眼底。在威兰德那一边，河岸较平坦，洪水给该镇造成的损失最大。镇里的农民告诉我，现有数千英亩的土地被淹，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曾生长着白色忍冬或三叶草的地方，在他们过去只在夏季能穿鞋行走而不会湿脚的地方，已建起水坝。可是现在那里一片荒凉，只有加拿大拂子茅、蓑衣草和李氏禾终年站立水中。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充分利用最干旱的季节收获干草，有时一直干到晚上9点钟；他们环绕着由冰造成的一个个小圆丘，在暮色中挥动大镰刀辛勤割草。而如今即便是能够割到草的季节，也不值得他们去收获。他们四顾茫茫，把自己的小林地和高地视作最后的

资源。

如果你的行程不超过萨德伯里，那么乘船沿这条河溯流而上是很有意思的，料不到会经过如此广袤的区域。巍峨的山岭、上百条溪流、一座座农舍、谷仓、干草堆，都是你未曾见过的。而且无处没有人烟：萨德伯里，即索斯巴勒人，还有威兰德，还有耐因艾克科纳人，还有邦德洛克。就在邦德洛克，河中的一块岩石将林肯、威兰德、萨德伯里和康科德四镇联系在一起。风吹过河面激起波澜，使空气保持清新，水花喷洒到你的脸上，芦苇和灯心草左摇右晃；拍岸浪花和阴冷和风令数以百计的野鸭不得安宁，展翅欲飞，眼下它们就像一群装配工发出一阵喧闹和口哨声直接奔赴拉布拉多。野鸭收缩翅膀顶着大风飞翔，或者生气勃勃地拍打羽翼掠过波浪，在离开原地之前对你作一番侦察。鸥<sup>9</sup>鸟在你头顶上方盘旋。麝鼠为逃命钻入水中，又湿又冷，无火取暖，不似你所知道的那样；它们辛辛苦苦构筑的小家星罗棋布，像一座座干草堆。沿着阳光照耀下多风的河岸，可以看到数不清的耗子、鼯鼠、飞动的山雀。酸果蔓果实浪里颠簸，在河岸上形成小堆，它们的小小船形红果在桤木丛中比比皆是。凡此自然界生机盎然的骚动无不证明，世界末日尚属遥远未来的事。周围全都长着桤木、白桦、橡树、欣欣向荣的枫树，抽枝吐芽直到河水减退。或许你在克兰伯里岛搁浅，只有露出水面的去年管草的一些幼叶显示何处有危险，而你就像在西北海岸的任何地方一样在那儿遭寒受冻。此生我还从未航行过这么远的距离。你会遇到从未听说过的人，对他们的名字一无所知，你看见他们携着打野鸭的长枪穿越草地，穿着水靴涉过栖息着禽鸟的草地，踏上远处荒凉、寒冷的河岸，手上的枪处于半击发状态。而他们将在夜幕降临之前看见短颈小野鸭、蓝翅鸟、绿翅鸟、麻鸭、白颊



鬼、黑野鸭、鱼鹰，以及许多别的原始而壮丽、闲坐在客厅里的人们梦中亦无法想象的景观。你将会遇见粗野强健、经验丰富、聪明能干的人，他们或守护自己的城堡，或用联畜拖运夏季的木材，或独自在林中砍伐。如果说一颗栗子果肉饱满，那么这些人久经风吹日晒雨淋，更是满肚子奇闻轶事和冒险经历；他们不仅只在 1775 年和 1812 年外出，他们一生中天天在野外；这些人比荷马、乔叟或莎士比亚更伟大，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表达，从未尝试写作。看看他们的田地吧，试想倘若他们提起笔来，将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开垦、焚烧、耙地、犁田、翻土，不断抹去因缺乏羊皮纸而在大地上已经写下的东西，试想他们在地球表面还有什么未曾写下！

既然，昨天以及所有的历史时代已成为过去，既然今天的工作就在眼前，那么某些变动不居的前景和部分经验在永不消逝的风雨中，最终总是真正属于未来或超越时间，永恒、年轻而神圣。

可敬的人们，——  
他们在哪儿住居？  
在橡树林中低语，  
在干草垛里叹息。  
从冬到夏，日日夜夜，  
他们呆在外面的牧草地。  
他们永不死去，  
既不啜泣，也不哀号，  
不会含着眼泪  
乞求我们的怜悯。  
他们将庄园修整得井然有序，

10

对别人的请求慷慨施予；  
给海洋以财富，  
给草场以兴旺，  
给时间以长度，  
给岩石以力量，  
给星星以明亮，  
给疲倦者夜晚，  
给繁忙者白昼，  
给空闲者游玩；  
故而他们的欢呼永不停止，

因为万物皆向他们借债，万物皆是他们的朋友。

康科德河以其水流平缓著称，它的水流几乎难以觉察，而且有些人还提及该河的影响，即康科德居民在革命\*中以及在后来的事件中表现出的众所周知的温和态度。有人曾建议，康科德镇应以绿色田野上康科德河环绕九周的图样作为它的盾形纹章。我从书上读到，在每一英里内水位下降 1/8 英寸便足以产生水流。康科德河的落差可能非常接近这一最低限额。无论如何以下这个传说十分流行，虽然我不相信严谨的历史书会证明它的真实性：在该镇范围内这条河主流上唯一一座被冲走的桥竟然被风吹往上游。但是凡在急转弯处，河水总是比较浅，流动较快，名符其实像一条河。与梅里马克河的其他支流相比，康科德河被印第安人称作马斯基塔奎德河或草地河，显得十分贴切。

11 它的大多数河段蜿蜒流过宽广的草地，草地上点缀着橡树，酸果蔓果实多得像一层苔藓覆盖地面。在河流的一边或两边，沿岸

---

\* 指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

长着一排没入水中的矮小柳树，离河流较远处的草地边缘分布着枫树、桤木以及别的河生树木，树上葡萄藤蔓延，在成熟的季节挂满紫葡萄、红葡萄、白葡萄及其他品种的葡萄。距河流更远处农田的边缘可见灰色和白色的居民住宅。根据 1831 年的估计，康科德拥有 2111 英亩草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1/7，仅次于牧场和未耕地，而且从前些年的统计表看，在草地上开荒种地的速度不似林地那么快。

让我们在这里读一段老约翰逊描写 1628 年至 1652 年之间新英格兰的“创造奇迹的主”一文对这些草地的描述，看看当时他眼中的景物是什么样子。他提及在康科德组织的第十二基督教教会：“这个城镇座落在一条景色秀丽的河上，它的条条溪流分布在淡水沼泽地里，河里鱼很多。此河乃是梅里马克大河的一条支流。河鲑一到时令便游来该镇，但鲑鱼和鲤鱼却因岩石形成的瀑布阻碍而游不过来。这些瀑布使周围的草地大片大片被水淹没。当地人与邻镇居民已多次合作试图在草地中开辟渠道而未获成功，但是看上去用一百磅炸药或许能把水引向另一方。”关于他们的农事他写道：“他们以每头牛 5 至 20<sup>4</sup> 镑的代价在养牛业上投资，当他们用内陆干草对牛群进行冬季饲养时，所用的饲料是以往从未收割过的野金缕梅。他们维持不了一个冬季，通常在来到一处新种植园后的第一或第二年牛大批死去。”以下文字引自同一作者的《关于在马萨诸塞行政管理区建立称之为萨德伯里的第十九教会》：“今年[他指的是 1654 年]，萨德伯里镇及其基督教教会就像她的姐姐康拉德镇过去已做过的那样，开始奠定最初的基石，在内陆地区扎下根。该镇位于同一河流的上游一方，境内遍布淡水沼泽，但是该镇虽然地势很低，却很少受到洪水的损害，当地人只是在潮湿的夏季损失一部分干

12

草；而他们的物资如此充裕，以致竟收容其他镇的牛羊过冬。”

康科德草地像柔软的动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悄然穿过镇子，总体上从西南流向东北，长度约 50 英里。该河水量丰富，不停地流经平原和山谷的肥田沃土，就像一个印第安斗士穿着鹿皮鞋行走，从地势较高处匆匆流向它古老的水库。地球另一方许多著名河流发出低沉的涛声甚至传到我们这里，也传到这条河更远处两岸居民的耳中；许多诗人的绵绵诗行使英雄豪杰的头盔和盾牌在这条河胸中漂浮。桑索斯或斯卡门德河不是一条干涸的河道和山洪冲积的河床，一股股名闻遐迩的源泉水势浩荡注入其中；——

“你西莫伊斯宛如飞箭，  
穿过特洛伊，奔流到海”；<sup>5</sup>——

而我希望人们允许我将我们这条浑浊而常遭辱骂的康科德河与历史上最有名的河流加以联想。

“的确有些诗人从来没有  
在帕那萨斯山上做梦，也从未饮过  
赫利孔山之泉；所以我们可以料想  
不是它们创造了诗人，而是诗人创造了它们。”<sup>6</sup>

密西西比河、恒河、尼罗河，那些从落矶山脉、喜马拉雅山和月亮山流下的每一颗水原子在世界编年史上都各自具有某种重要意义。在它们的源头之上，天空的水气尚未耗尽，而月亮山依然每年必向帕夏进贡。就如昔日向法老们进贡一般，只不过帕夏必须用刀剑收取他的其余岁入。河流必定曾充当向导，带领首批旅行者跋涉前进。当河流经过我们门前时，它们总是引诱人们背井离乡去开拓、去冒险，而且河流两岸的居民出于自然的冲动最后总会随水流来到地球的低洼地区，或是应河流的邀请

探索大陆的腹地。河流是所有国家的天然公路，不仅为旅行者<sup>13</sup>铺平道路，扫除障碍，提供饮水，载舟而行，而且引导旅行者穿过地球上最富情趣的风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那里的动物界和植物界生机盎然，尽善尽美。

我过去经常伫立康科德河岸，看河水流逝。它是一切进步的象征，与宇宙、时间和万物遵循同一法则。河岸低地的杂草朝河水微微弯曲，在潮湿的风中摇晃，依然在它们的种子落地处生长，但不久以后便会死去，同样没入尘埃。怡然自得的光亮的卵石、叶片和杂草，还有偶然随水漂过、结局已定的木料和树干，这些物体都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最后我决定投入这条河的怀抱，任它载我漂向何方。

## 星 期 六

“来吧，来吧，我可爱的美人，让我们尝尝这些乡村的美味。”

夸尔斯《基督对灵魂的邀请》

---

终于，在星期六，即 1839 年 8 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这两个康科德人，兄弟俩，在这河港起锚了；因为康科德镇也是世上一个供人们的肉体 and 灵魂进出的港口；至少有一处河岸被免除了一切责任，一个诚实的男人乐意卸脱的那种责任除外。早晨天气温热，毛毛细雨模糊了视线，险些耽误了我们的航行，但最终草木干了，出现了一个天清气爽，气候宜人的下午，仿佛大自然正酝酿她自己一项更宏伟的计划。长时间浑身滴水冒液之后，她开始比以往更健康地呼吸。于是我们猛地将小船从岸上推入河中，菖蒲和灯心草摆动枝叶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默不作声地顺流而下。

我们的小船是春季我们花了一周功夫制成的，形状像小平底渔船，15 英尺长，最宽处为 3.5 英尺，下部漆成绿色，蓝色镶边，这两种颜色标志着该船将生存在哪两种环境中。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距河道半英里的家门前把从我们耕种的地里收获的土豆、甜瓜和几件用具装上船，船上准备了轮子，用来以舟当车绕过瀑布，还备有两套桨、几根在水浅处使用的细长撑杆及两根

桅杆，其中一根桅杆夜间用来支撑帐篷；因为我们将用野牛皮当床，棉布帐篷作顶。这艘船做得很坚固，但十分笨重，并不比平常的船型好。倘若制作恰当，一艘小船便成为一种两栖动物，由两种成分组成的动物，结构上一半像一条动作迅捷、线条匀称的鱼，另一半像一只翅膀强健、形体优美的鸟。那条鱼显示，船身的最大宽度应定在哪儿搁桨，而鱼尾则暗示舵的形状和位置。那只鸟显示，应如何装配和调整船帆，如何设计船头，以使它在平衡船体、分割空气和水方面发挥最佳功能。我们只是部分地遵循这些提示。但是人的眼睛虽然不是水手，却向来对任何船型——无论怎么时髦——都不觉得满意，因为任何船型都不能一一满足艺术的全部要求。可是既然艺术关乎船而非木头，而仅用木头便可大体达到一艘船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木制船欣然利用较重物体能承载较轻物体的古老法则。虽说它是只笨头笨脑的水鸟，倒也足以充当为我们服务的浮标。<sup>15</sup>

“假如符合天意，那么以一根柳树枝作船，便可平安地破浪航行于海上。”<sup>7</sup>

几位同村友人站立在河流下方的一个岬角向我们挥手告别；可是当我们用可以原谅的保留态度——它适合投身于非凡事业、冷静观察而寡言少语的人们——完成了那些岸上的礼仪之后，便以平稳的划桨动作默默无语地穿过康科德的坚实土地，经过人烟稠密的岬角和夏季寂寞的草地。然而当我们最后飞速越出人们的视野，听任树林再次发出回声时，我们也并未随便到让枪支替我们说话的地步。一群穿黄褐色土布衣的孩子伏在宽阔的草地里，与隐蔽在丛林、砖堆和绣线菊中的麻鸱、山鹑和秧鸡作伴，很可能是他们听见了我们那下午的致敬声。

我们很快漂过革命的第一处正规战场，在“北桥”仍然依稀

可见的拱座之间搁桨停划。1775年4月，正是在这座桥上滚过独立战争最初微弱的潮流，那场战争一直持续到——正如我们在右边的石碑上读到的——它“给这合众国带来和平”为止。正如一位康科德诗人所吟诵：

“横跨水面的简陋桥梁旁，  
他们的旗帜迎着四月之风飘展，  
严阵以待农民曾挺立在此，  
举枪射击枪声传遍世界。

16

“敌人早就在沉寂中长眠，  
胜利者同样在地下静躺；  
时光已冲走损毁的桥梁，  
随深色的河水流向海洋。”<sup>8</sup>

我们的思绪早已飞入距我们离别的景物十分遥远的历史岁月，我们自己也试着吟诗作曲了。

啊，平和的喧闹声  
徒劳地唤醒卑微的小镇，  
勇士们并不是这样赢得  
一个爱国者的美名。

这条河边有一片土地，  
未曾踏上人的足迹，  
然而它却在我的梦中，  
长出庄稼茂盛无比。

让我相信这珍贵的梦，



那天一颗心激烈地跳动，  
在这一小块殖民地，  
也在不列颠相距万里。

某位古代模式的英雄，  
某支英勇高尚的军队，  
忠贞不渝，威力无穷，  
给这块土地带来殊荣。

他按自己的心愿寻求奖励，  
并不要求卸去重担，  
谁也无法用和平的前景，  
收买他生来自由的勇敢。

人们坚守在远处的高地，  
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  
如今树立纪念碑、指挥战斗，  
已不是原先的那双手。

当时你们是一座座希腊城，  
古罗马于现代再生，  
在那里新英格兰农民，  
显示出罗马人的崇高品性。

我寻找异国他乡纯属徒劳，  
只发现我们的邦克山，